

前 言

这本论文集反映了上海大学中文系和语言分析中心的教师近些年来的一部分研究成果。其中部分论文曾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这些论文将在结尾处分别注明发表的时间和刊物。论文集收录的论文从多个视角对各种语言现象做了分析和探讨,给人深刻的启示。

钱乃荣的《吴语中时体结合的复合时态》在对历史吴语文献和当代吴语语料的分析中,发现吴语与英语类似,也存在时体结合的复合时态,讨论了吴语中的五种时态范畴。他的《从〈沪语便商〉中所见的老上海话时态》对一百年前在上海出版的《沪语便商》记载的上海方言语句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并提出老上海话中具有较完整的时态系统,从而证伪了汉语只有“体”的语法范畴、“时”的表现仅依靠词汇和上下文来表现的传统理论。

余志鸿的《语言观和方法论》从语言哲学的高度阐述了语言的本质属性,指出语言在指称和认知客体事物、实现交际和组织社会、传达思想和抒发情感、作为文化载体使世界有序化和符号化等方面的多种功能,从语言不同的功能去考察语言、定义语言并建立其不同的语言研究理论,将有利于语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革新。在这一理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汉语的混沌型和韵律性特点,提出建构与汉语特点相适应的研究方法的必要性。他的《现代汉语量词分类研究》从语言哲学观、符号学原理和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三方面对量词进行分析和阐述。指出汉语量词既有人类语言的共性类型又

有汉民族语言文化特征的特殊性,强调对汉语量词进一步细分,划分子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薛才德的《藏文后置辅音 j-和中古汉语 i-介音的来源》根据亲属语言的材料和藏语本身的材料,证明藏文后置辅音 j-,大部分来源于后置辅音 l-,小部分来源于后置辅音 r-。又根据李方桂为上古汉语构拟的 *-j-介音,在汉语藏语同源字的比较中,可以跟藏文后置辅音 j-对应的事务,推论上古汉语 *-j-介音实际是个后置辅音,它大部分来源于后置辅音 l-,小部分来源于后置辅音 r-。他的《上海话入声韵母与苏州话、宁波话的比较》把上海话入声韵母放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和 20 世纪中后期三个时期同苏州话和宁波话进行比较,指出 20 世纪初的上海话入声韵母曾受到苏州话和宁波话的很大影响,20 世纪中后期的上海话入声韵母在受到苏州话和宁波话影响的同时,苏州话也受到上海话的影响。上海话入声韵母无论如何演变,都是在自己语音格局范围内进行的调整,它没有掺杂苏州话或宁波话的成分。

杨逢彬的《关于殷墟甲骨刻辞的形容词》用定量考察、定性分析的方法,对诸家认定为殷墟甲骨刻辞形容词的各个词进行穷尽性研究,结论是:殷墟甲骨刻辞中有性质形容词 12 个,主要用作定语,其次是状语,很少做谓语,不受任何词类修饰。他的《论殷墟甲骨刻辞中不能肯定存在连词》用同样的方法对殷墟甲骨刻辞中诸家认定为连词的各个词进行穷尽性研究。结论是:诸家认定的 17 个“连词”,除了重复计算的 3 个,余下的 14 个中,有 12 个不在句中起关联作用,因而不是连词;另外 2 个虽不能否认在句中起关联作用,但很可能是语义的关联而非语法的关联,因而不能确定是连词。

程琪龙的《致使对象角色的选择和操作》以反映认知经验的概念过程为模式,形式表述致使对象和动作参与者角色的重合潜能,及其重合潜在在汉、英、日使动小句中的实现原则。戚晓杰的《定语多义探微》通过定语多义的探讨,对定语进行了有益于辨明句义的语义类

型区分,由此揭示了多义定语在语言表达中应注意的问题与修辞功用。

吴卸耀的《小说对话中的管领语》发现,影响管领语不同位置的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时间先后的原则,一个是叙述角度,第三是话轮。资中勇的《交替性关系的句法表达》运用对称象似理论,讨论几种表达交替关系句法手段:(1)交替标记,有“一次性交替标记”和“反复性交替标记”;(2)交替性对举结构,有“忽A忽B”、“忽而A忽而B”、“A又B,B又A”等;(3)交替性句式,有“一会儿……一会儿……”等。目的是建立一个汉语对称性交替关系的句法表达系统。王淑华的《双字组合理解模式探索》从词典中的已登录词出发,描写每个单字的构词属性,如构词时的位置、能产的构词模式、处于不同位置的单字构词时对另一个构词成分在句法和语义上的要求、组合以后的意义理解模式等,目的是有助于计算机准确地识别和理解不断增加的未登录的新词。

于江的《近代汉语“和”类虚词的历史考察》考察了近代汉语“和”类虚词“共”、“连”、“和”、“同”、“跟”的来源及发展,对前人和时贤的一些看法有所补充和修正。向德珍的《中古汉语系词“是”后置的特殊判断句》把汉语判断句放在纵和横的交叉点上,既考虑到共时的语言接触又考虑到历时的继承关系,着重探讨了中古汉语系词“是”后置的特殊判断句的来源,认为中古出现的系词“是”后置的特殊判断句既与上古以来汉语常用的判断句之间存在历史的继承关系,同时,这种特殊判断句最早且较多地出现于汉译佛经,它的出现也受到了语言接触(佛经翻译)的影响。

王继洪的《异体字与汉字学研究》指出:异体字对于汉字的规范使用、信息的准确传递从来就有负面的影响,但作为巨量堆积的异体字,不仅是汉字演进发展的见证,并在汉字文化学研究上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异体字、俗字的多变性、多选择性和充满活力的特征,又在汉字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起过变革和积极的推动作用。吕浩的《“转注”

及其相关问题》从许慎“转注”定义的“同意”切入,对于“建类一首”的“类”和“首”概念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在“转注”问题上有所突破,对“六书”的性质也有新解,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朱国理的《〈广雅疏证〉的“命名之义”》指出:王念孙的“名”不仅指一般名物之“名”,也指一般语词的音响形象;他的“命名之义”也不仅指一般名物的得名之由,而且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语源义。王氏之“义”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除有时指一般的词义外,大多指“命名之义”。如果表示同一语源义的词语音相同相近,那么这些词就是一组同源词。这就抓住了同源词共有的意义内核,为同源词研究找到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张庆翔的《腭裂语音语图表现及元音声学分析》描述腭裂语音的表现形式,通过语图直观地表现腭裂语音,分析元音的音色和元音的声音质量,对唇腭裂语音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难点,提供了语言学思路 and 现代实验学的分析方法。倪兰的《动词的方向性——有声语言与视觉语言的类型学比较》指出:动词的方向由能动性和空间移动所决定,语言的样式决定了动词优先采用的方向。视觉语言的空间特性使得手势动词兼有两种特征时,倾向于选择空间移动的方向作为动词的方向,即从来源到目标的方向,而有声语言的时间线性特征使得动词兼有两种特征时,选择能动性作为方向,即从施事到受事或与事,从句法格式变换中可以看到这两种方向之间的竞争与妥协。

常志斌的《汉语国际传播背景下的汉语新词语东渐浅析》指出:随着汉语走向世界,汉语新词语已成为日本大众社会解读中国国情的关键词。从是否采用汉字转译的角度来看,汉语新词语在向日语转译的过程中,由于日语文字记录体系的多样性,非纯汉字的混合型转译词占据多数;但纯汉字转译仍然相当多,即便在混合型转译中也存在许多汉字词素。在日本语言社会传播、流通的汉语新词语,目前尚属于“准外来词”。在汉语国际推广的背景下,拓宽汉语新词语研究,重视海外华人对汉语新词语的推介作用,是符合国家语言战略发展的要求的。丁迪蒙的《谈谈对外汉语的启蒙教学》指出:对外汉语

教学难度最大的,学生最易产生枯燥、乏味、繁难感的是在初级阶段。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师的培训下,启蒙阶段的教学方法就成了最前沿的、最需要积极探索的内容之一。当前要解决的是研究出一整套用于基础阶段的、科学、系统的授课技巧。谢白羽的《略论语气词“呢”的完句功能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指出:“呢”是一个弱完句成分,位于 NP/VP 后的“呢”实现完句功能的能力需要句内或句外其他因素的激活。把对“呢”的完句功能的认识引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一方面可以引导学生避免“呢”的偏误以及提高学生理解和预测句义的能力,一方面可以促进功能教学策略在“呢”的教学中的全面实施。张少云的《误解研究述评》从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出发,对国内外误解研究的历史作一个尽可能全面的回顾与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简要的分析与评价。

最后,要感谢资中勇博士,他为论文集的前期准备做了大量的工作;还要感谢上海大学中文系和语言分析中心的领导,正是他们的大力支持使这本论文集能够出版。

编者

2007年10月25日

目 录

前言 / 1

吴语中时体结合的复合时态 / 钱乃荣 1

从《沪语便商》中所见的老上海话时态 / 钱乃荣 25

语言观和方法论 / 余志鸿 41

现代汉语量词分类研究 / 余志鸿 57

致使对象角色的选择和操作 / 程琪龙 71

藏文后置辅音 j-和中古汉语-i介音的来源 / 薛才德 85

上海话入声韵母与苏州话、宁波话的比较 / 薛才德 97

关于殷墟甲骨刻辞的形容词 / 杨逢彬 109

论殷墟甲骨刻辞中不能肯定存在连词 / 杨逢彬 122

定语多义探微 / 戚晓杰 136

近代汉语“和”类虚词的历史考察 / 于 江 144

异体字与汉字学研究 / 王继洪 158

“转注”及其相关问题 / 吕 浩 175

- 谈谈对外汉语的启蒙教学 / 丁迪蒙 200
- 小说对话中的管领语 / 吴卸耀 218
- 腭裂语音语图表现及元音声学分析 / 张庆翔 228
- 交替性关系的句法表达 / 资中勇 245
- 中古汉语系词“是”后置的特殊判断句 / 向德珍 259
- 双字组合理解模式探索 / 王淑华 273
- 《广雅疏证》的“命名之义” / 朱国理 286
- 汉语国际传播背景下的汉语新词语东渐浅析 / 常志斌 297
- 动词的方向性——有声语言与视觉语言的类型学比较 / 倪 兰 318
- 误解研究述评 / 张少云 341
- 略论语气词“呢”的完句功能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 / 谢白羽 357

吴语中时体结合的复合时态^①

钱乃荣^②

一、吴语中的“来”字结构和“哉”、“个”

(一) “来”字结构

吴语中表示人或事物位置的“来[lɛ]”与普通话中的“在”是同一语素,由于“在”在吴语中不断语法化,所以语音弱化,声母韵母声调发音中性化,声母在吴语中由[dz],变作[z],又流音化变作[l],文献中写作“来”;又因各地读音的差异,如韵母促音化,而在文献上分别写为“拉[lɛʔ]”、“勒[lɔʔ]”、“立[liʔ]”以及“拉[la]”等。

和普通话“在”由动词语法化为介词一样,“来”也能作介词用,如:

(1) 佢且坐子说说看,住来啥场化?你暂且坐着说说看,住在什么地方?(描金凤2回)

“来”可以与后置介词“里[li]”、“搭[taʔ]”、“上[laŋ]”、“化[ho]”构成框式介词结构“来……里(哩[li])”、“来……搭(笃[toʔ]、咾[to]、朵[to]、虱[toʔ]、东[toŋ]、拉[la])”、“来……上(浪[laŋ])”、“来……化(哈[ha]、海[hɛ]、壩[hɛ]、亨[haŋ])”(括号里的字都是各地变音)

① 本文初稿曾承麦耘先生、石汝杰先生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本文引用的部分语料选自石汝杰先生的吴语电子语料库,特此说明并致谢。

② 钱乃荣,男,汉族,上海人,教授。

四种介词结构,中间是名词性的词语,如“来张先生屋里”。后来继续语法化,将名词性词语抽去,形成了“来里”、“来搭”、“来上”、“来化”等的固定形式,有时还可简略舍前作单音的“拉”、“上”等。开始“来里”义为“在这里”,“来搭”义为“在那里”,“来上”义为“在上面、在表面”,“来化”义为“在里面”,后来都语法化为中性的“在那儿”。这些“来”字结构固定形式也能作前置介词用,如下面一句:

(2) 有仔点勿快活,闷勒浪肚皮里,也无处去说囡。有了点不高兴,闷在肚子里,也无处去说嘛。(《海上花列传》第 52 回)

这些词进一步语法化为体助词,在句子的动词后表示存续体,即动作行为完成结束后其状态在延续。如下面两句中,(3)句是“坐”的动作完成后其“坐”的状态在延续下去。

(3) 搭倪到里向去,好好里坐来浪。跟我们到里面去,好好地坐着。(《九尾龟》第 66 回)

(4) 小姐勿好[噓],闹了一夜哉,姑歇困着来里。小姐不好啦,闹了一夜了,现在睡着在那儿。(《珍珠塔》第 11 回)

“来”字结构在动词前,则表示进行体,即表示事件行为在动态地进行中。如下面两句中,(5)句表示的是“寻”的动作正在进行中。

(5) 学生道:“去喊小吴来,说有人来里寻。”学生道:“去叫小吴来,说有人在找。”(《海上花列传》第 13 回)

(6) 俚请倒才请个,坎坎还来浪说起:“坐马车为啥勿一淘来?”他倒是都请的,刚才还在说起:“坐马车为啥不一起来?”(《海上花列传》第 29 回)

在有些句子里,“来”字结构还有点语法化在进程中留下的实义。例如下面(7)句中“来里”有点近指“在这里”的含义,(8)句“来朵”有点远指“在那里”的含义,(9)句“来浪”有点“在上面”的含义,(10)句“来海”有点“在里面”的含义,而上面(3)至(6)句的“来”字结构已经完全语法化成为“体”(aspect)标志了。

(7) 小姐有我姑爷拉里陪,悟朵一牵替我出去。小姐有我姑爷

在这里陪,你们一起替我出去。(《文武香球》第24回)

(8) 对门隔壁个姐儿来搭结私情, 卟得教奴弗动心? 对门隔壁的姐姐都在那儿结私情, 怎么叫我不动心?(《山歌》第1卷第276页)

(9) 咦, 个是榻床哉, 必定困来上。咦, 这是榻床了, 一定睡在上面。(《缀白裘》第4集第2卷)

(10) 第双鞋子脚着垃墟勿自在。这双鞋子脚穿在里面不自在。(《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第86页)

从(3)至(10)的进行体和存续体的句子, 没有“时”的形态。需要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的话, 通常要在上下文的语境中体现或用时间名词“过去”、“现在”等来表示。

关于吴语中的“来”和“来”字结构的详细论述, 可参见笔者1997年论文。

(二) 哉

“哉[tse]”, 用在句子末尾, 是现时相关状态的标记(Li, 1982), 它表示的是事件行为发生的“现在、当下状态”, 是观察事件出发的“现在时点”。又写作“者”, 有的地方又读作“了[ləʔ](勒)”

(11) 张开子个嘴是介古都古都, 一鱼池个水才吃干哉。张开了嘴这么咕嘟咕嘟, 一个鱼池的水都喝干了。(《缀白裘》第3集第3卷)

(12) 一只船遇着仔风浪哉。一只船遇到风浪了。(《上海方言习惯用语》第50页)

(11)句是说话人站在现在的时点看, 是“现在一个鱼池的水都吃干”。(12)句是“现在一只船遇到了风浪”的意思。

在只有“时”、没有“体”形式的句子里, “哉”只代表事件的“现在”、“当下”, 其体意义必须在上下文或动词前加的“已经”、“要”等时间副词来体现。“落雨哉。”只是表示“现在状态是下雨”的意思, 其本

身并没有“已经下雨”、“开始下雨”、“正在下雨”或“即将下雨”的含义。“俚来哉”是指“现在他来”，其本身并没有“已经来”、“开始来”、“正在来”或“马上来”的含义。如果要表示“已经V”、“开始V”、“正在V”或“即将V”，通常要在上下文的语境中体现或用时间副词“已经”等来表示。

当然像“钟停哉”这样的句子，只有“现在钟呈停的状态”意思，几近于“钟停拉哉”（钟到现在为止已经停了）。这句话之所以只能有这个意思，因为动词“停”决定了它不可能有“现在开始”、“现在进行”或“现在即行”的意义。

但是，“哉”在句子里却可受时间名词和上下文的时间制约。在上下文的时间明确或有时间词标志的句子里就会表示“该时状态”，表示那时时点。例如：

(13) 今朝牛家里搭仔祝小春，两家头一淘坐仔马车到张园去哉。今天牛家和祝小春，两个人一起坐着马车到张园去了。（《九尾龟》第104回）

(14) 伊话上礼拜写个哉。他说上星期已经写好了。（《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第53页）

(15) 伊去寻马者，侬舍弟因此归来之，等之勿多歇，个个人转来者。他去找马了，我弟弟因此回来了，等了没多久，这个人回来了。（《土话指南》第81页）

(13)句表示“今天”时点。(14)句表示“上星期”的过去时点。在“下个礼拜我就已经离开日本了”这句话中，“下个礼拜”就可把时间定在未来，句尾“了”的“那时”就是将来了，时间副词“已经”在句中表示“完成”，这句话便表示将来完成。由于汉语叙事一般过去时和现在时是无标记的，所以与现在叙事形式相同的过去式叙事的(15)句里，两个“哉(者)”表示的“该时”都是过去。

还有的时候，“哉”能表示“现在完成”（即相当于普通话的“了₁+了₂”完成+现在的用法），这是一种弱化简化的形式。如(16)句是

“到现在为止花已经开足”的意思。

(16) 花开足哉。花开足了。(《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第 53 页)

下文叙述中使用的“哉”的语义,是通常使用的表示“现在相关状态”。

(三) 个

“个[kəʔ]”,用在句尾,有时表示“近过去”的意思,它这时是一个与现时较近的过去时相关的标志。又写作“格”。

(17) 客人个洋钱末,耐管俚陆里来个嘎。客人的洋钱么,你管他哪里来的呀。(《海上花列传》第 22 回)

(18) 朴斋勿曾转去,我坎坎四马路还看见俚个哩。朴斋没有回去,我刚在四马路还看见他的呢。(《海上花列传》第 25 回)

(17)句“管他哪里来”的是过去的“洋钱”。(18)句中表示“过去”的“个”与时间副词“坎坎(刚才)”叠用,语义有些累赘,“坎坎”是可以省去的。

二、从文献中看吴语的复合时态

通常说法,普通话在陈述事件时,只有“进行体”、“完成体”等“体”形态,“时”的范畴往往是用词汇形式表达的,如在动词前加上“过去”、“现在”等时间名词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这个说法尽管也可进一步商榷,然而在吴语中,却存在着比较完整的“时”和“体”结合的复合时态。

现在时态与体相结合,共有三种常见的复合形态。它是根据在时间进程中的事件构成的不同场合,而区分为“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和“即将发生”三个段块,从而形成了吴语中普遍存在的“现在完成时态”、“现在进行时态”和“现在即时态”三种时体结合形式。

在有些吴方言如老上海话中,还有“过去完成时态”和“过去进行时态”。

先用文献语料来说明吴语中三到五个时态的使用情况。

(一) 现在完成时态

“现在完成时态”表示到现在为止事件行为已经完成。它在吴语中的肯定形式,是一个原来表示动作行为发生或完成后所产生的状态在延续着的存续体助词,与一个表示“现在”的助词“哉”(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了₂”)结合在一起构成的句子。例如:

(19) 奴晓得勒里哉,今朝夜里一定是黛玉约俚吃饭,格落心急慌忙,勿拖勒间搭多耽搁格哉。我已经知道了,今天夜里一定是黛玉约他吃饭,所以心急慌忙,不拖在这里多耽搁了。(《九尾狐》第60回)

(20) 介勒参汤、蒲面水端正勒里哉。所以参汤、洗脸水已经安排好了。(《三笑》第48回)

(21) 钱是当勒里哉,点心是买勒里哉噻。钱已经当了,点心已经买在那儿了。(《三笑》第8回)

(22) 满子月,出之门,大娘娘看看大老官个眉眼介,面黄肌瘦,意懒神昏,明知他房劳过度,变子药渣勒里哉。满了月,出了门,大娘娘看看大爷的眉眼模样,面黄肌瘦,意懒神昏,明知他房劳过度,现在已经变成药渣了。(《三笑》第1回)

(23) 周双珠也带头笑道:“耐侬说啥,我也懂来里哉。”周双珠也带头笑道:“你们说什么,我也已经懂了。”(《海上花列传》第10回)

(24) (净)斟来!(丑)客人,斟来哈哉。(净)斟来!(丑)客人,已经斟在里面了。(《缀白裘》第1集第4卷)

(25) 耶稣看见伊拉个相信啞,对瘫子话:“儿子呀,放心,侬个罪饶赦拉哉”。因为耶稣看见他们相信,所以对瘫子说:“儿子呀,放心,你的罪已经饶赦了。”(《上海土白新约全书·马太传福音书》第九章)

(26) 到之末,看见房子空拉,打扫啞装潢拉哉。到了以后,看见房子空着,就打扫和装潢好了。(《上海土白新约全书·马太传福音

书》第十三章)

下面两句是否定形式:

(27) 辰光勿早勒海哉,半夜三更登勒窗口头,要受寒格哩。现在时间已经不早啦,半夜三更呆在窗口前,要受寒的呢。(《九尾狐》第35回)

(28) 介个夫人,我话也弗曾说完,就劈面一啐,啐得吾昏头搭脑,就是有话也说弗出来拉里哉。这个夫人,我话也没说玩,就劈面一啐,啐得我昏头昏脑,就是有话到现在也已说不出的。(《缀白裘》第6集第3卷)

笔者曾统计过,在麦高温(1862)书中共有29个“V拉哉”的上海话句子,在英语的对照文中有58.6%自然地译成英语现在完成时态的句子,其余的句子在上海话中都有现在完成时态的语义,只是英语的具体表达方式可以不同(钱乃荣,2004)。

在动词和现在完成时态形式之间,可以加补语表示结果。如下面两句的补语“杀”、“来”、“好”、“热”。

(29) 三阿爷,啥格来朵零碎动?勿要说起,冻杀来里哉!三爷,什么在时不时地动几下?别说起,已经冻死啦!(《描金凤》第3回)

(30) 先生,通商厨房叫格菜送来来浪哉,添格四只荤盆野摆好来浪哉,马上侯格花雕野炖热来浪哉。先生,通商厨房叫的菜已经送来了,加的四个荤盆也已经放好了,马上姓侯的花雕也已炖热在那儿了。(《商界现形记》第8回)

用了时间副词“已经”,就可以取代“完成”的体形式,下面(31)句只剩“哉”这个表示“时”的形式。(32)句是既用“勒海”又用“已经”的羨余叠用形式。“现在完成时态”是按“A>A+B>B”(V勒海哉>已经+V勒海哉>已经V+哉)的程序过渡,使表示“完成”的体形态消失的。

(31) 东家已经下船哉。东家已经下船了。(《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第53页)

(32) 不过第二服末,像煞忒补点作兴俚格病拖仔多日,里向已经虚勒海哉。不过第二服像是太补了点,也许他的病拖了多天,体内已经虚了。(《九尾狐》第 60 回)

本节在例句后的普通话翻译中,往往难以表达出吴语的“到现在为止已完成”的现在完成时态的语义来。

(二) 现在进行时态

吴语的“现在进行时态”,表示现在时间里事件行为正在进行。它的肯定式形式,是用一个表示事件动作正在进行的体助词“来 X” (“来里”、“来笃”、“来上”、“来化”)放在句子动词前,在句尾加上“哉”。“哉”的含义相当于普通话的“了₂”,但“在 V 了”的结构在普通话里是不成立的。

(33) “秋云呢?”那些做手道:“来浪来哉,来浪来哉。”“秋云呢?”那些帮工说:“现在正在来,正在来。”(《商界现形记》第 2 回)

(34) 我勿是去看了看呀,就勒下底等仔歇,故歇亏得来格哉,小菜勒浪烧哉,酒末我带仔上来,请大少笃阿要先用罢?我不是去看了看啊,就在下面等了一会,这时亏得已经来了,小菜正在烧,酒我带来了上来,请大少爷你们要先用吧?(《九尾狐》第 26 回)

(35) (生)燥些。(丑)拉里筛哉。客人,阿要拿点儂菜来过酒吓?(生)燥些。(丑)现在在筛。客人,要拿点什么菜来下酒啊?(《缀白裘》第 10 集第 2 卷)

(36) 呀!老孙差哉,“个句是要个,个句亦是要个,”弗是拉里改书,到拉里钞书哉。呀!老孙差啦,“这句是要的,那句也是要的,”不是在改书,现在倒是在抄书了。(《缀白裘》第 4 集第 4 卷)

(37) 咦勒里说笑话哉,个个是公偷媳妇婆得知吓!又在这里说笑话,这个是公偷媳妇婆知道啊!(《九尾狐》第 13 回)

(38) 倪阿要转罢?勒海落小雨哉,停歇落大仔要尴尬格噱。我们要不要回去吧?现在在下小雨,待会儿下大了要尴尬的呢。(《九

尾狐》第3回)

(39) 黄老碰和罢,三位大少勒浪心急哉!黄老碰和吧,三位大少爷现在正在心急呢!(《九尾狐》第59回)

(40) 我个身体犹如蛀空松板能介,拉里击力夹腊才酥子下来哉!我的身体犹如蛀空的松板那样,正在击力夹腊都酥了下来!(《缀白裘》第5集第4卷)

由于在“‘来’字结构”中,原来“来里”表示近指,“来朵”表示远指,所以有一些表示存续体或进行体的句子可以表述空间的近远。请看下面的例句。

(41) 大爷,我里坐拉里,美娘立拉丑,一点风月兴趣才无哉,阿可以让俚啲坐坐?大爷,我们坐在这儿,美娘站在那儿,一点风月兴趣都没了,可以让她也坐坐吗?(《缀白裘》第10集第4卷)

(42) 咦!那了弗听得磨子响?等我进去看看介。好吓!倒困着拉里!咦!怎么不听得磨子响?等我进去看看。好啊!倒睡着在这里!(《缀白裘》第3集第3卷)

(43) 灰堆头一个丫头困拉丑。灰堆前一个丫头睡在那儿。(《缀白裘》第5集第3卷)

(44) 相爷介虽然勒里看书,勒朵听俚个声气个嘘。相爷虽然正在这儿看书,却在那儿听她的声音呢。(《三笑》第9回)

(45) 秋姐姐,快早点开门,太太勒娘娘立朵进来哉。秋姐姐,早点开门,太太和娘娘正在那儿进来呢。(《三笑》第16回)

(46) 王阿二忙上前陪笑道:“娘姨来啲拿来哉,徐大爷勳动气。”王阿二忙上前陪笑道:“娘姨现在在拿来,徐大爷不要生气。”(《海上花列传》第14回)

(47) 大老官奔一步,答转头来张张阿来介,勒朵奔过来哉,然后放心进内。大哥跑一步,回转头来看看来了没有,在那儿跑过来了,然后放心进里面。(《三笑》第13回)

(48) 方才叫我去买子羊肚子,不拉个丫头拉丑收拾,等俚拿出

来。刚才叫我去买了羊肚子,给一个丫头在那儿收拾,等她拿出来。
(《缀白裘》第10集第3卷)

(49) 个歇员外安人着子急,各处差子人拉丑寻勒问。这会儿员外安人着了急,各处派了人在寻问。(《文星榜》第20出)

上面第(41)至(44)句是表示存续体的句子。在(41)句里,说话人自己的一边说“坐拉里(坐在这儿)”,“美娘”那一边就用“立拉丑(站在那儿)”,说话时是用“拉里”(即“来里”)和“拉丑”(即“来搭”)来区别延续行为所处近远的。(42)句“困着拉里”是近处,是“我”走进后看到的。(43)句是看过去离自己较远的“灰堆头”,因此用“困拉丑”。第(44)句是进行时态句子,从说话人的立场上,正在进行的近处行为和远处行为是通过“勒里”和“勒朵”区分的。自己正在看书,用近指“勒里”,而耳朵正在听远处的声音,用“勒朵”,分别表示空间的近远。(45)句的“太太勒娘娘”也在自己一方的远处走过来,故用“立朵”。(46)句是从远处拿来。(47)句是从远处奔来。(48)句是在远处收拾。(49)是说离自己远处的别人的事。

语法化的进程可以使时空转化,原来表示空间的近指“来里”,变成表示时间的现在;原来表示空间的远指,变成表示时间的过去。于是进行体在时空的转换中,产生了“现在进行时态”和“过去进行时态”两种形式,在有些文献的句子中保留其对立。“来里 V”表示“现在进行”,“来朵 V”表示“过去进行”。再看下列例句:

(50) 小唐,你勿要勒里蛮争。你介立朵开心,为子丫头介,打算卖身投靠勒上关子哉。小唐,你别在这儿蛮争。你在那儿这么开心,为了丫头,打算卖身投靠后要施展手段了。(《三笑》第44回)

(51) 俚乃输仔东道,来里肉痛,无啥说仔末,骂两声出出气,阿对?他输了东道,正在心痛,没什么说了,骂几声出出气,对不对?
(《海上花列传》第51回)

(52) 老爷还有啥说话吩咐我么?小人拉里伺候。老爷还有什么话吩咐我吗?小人正在伺候。(《翡翠园》第6出)